

《史记》校辨四家谈

赵生群 方向东 谢秉洪 吴新江

编者按：标点二十四史，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就。顾颉刚先生主持的《史记》点校，以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吸取了钱大昕、王念孙、梁玉绳、张文虎等人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融进了自己的研究心得，对全书加以分段标点，改正了《史记》正文和三家注中存在的一些文字讹误，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由于《史记》的版本、史料都异常复杂，研究成果更是指不胜屈，加之点校本成书较为仓促，所以在校勘、标点等方面仍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我们深深感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集思广益。这里发表的一组文章，就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学者在校点《史记》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和对这些问题的初步思考，希望能对《史记》点校有所裨益。

一、关于版本校勘 版本校勘是张文虎校勘《史记》用力最多、成效最著的部分。然而千虑一失，实属难免，有些地方仍待商榷。如：《秦始皇本纪》：“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二十八年”，景祐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殿本、本皆作“二十六年”。金陵本改“六”作“八”，实误。《史》文云“维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前二十八年泰山刻石辞云“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祇诵功德。”述出游之背景，明刻石之缘起，文例正同。又如，《赵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彭寅翁本、殿本有《索隐》曰：“藏一作籍。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也。”据《史记会注考证订补》，耿、庆、凌、游诸本亦有此条《索隐》。疑此是《索隐》逸文。

二、关于《史记》与《汉书》比勘 《汉书》记武帝太初以前事，多袭《史记》，而《史》《汉》两书注释亦多可互证。如：《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穷处”，《汉书·萧何曹参传》作“穷辟处”，《史记》作“穷处”，文义晦涩，或有脱漏。又，《汲郑列传》：“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弘大体”，《汉书·汲黯传》作“引大体”，是也。《尔雅·释诂》：“引，陈也。”邢昺《疏》：“引者，伸陈也。”《袁盎鼂错列传》：“袁盎常引大体忼慨。”《酷吏列传》：“然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后汉书·何敞传》：“敞论议高，常引大体，多所匡正。”又，《卢植传》：“植深达政宜，务存清静，弘大体而已。”

三、关于三家注标点与校勘 《史记》三家注征引文献极其丰富，案核相关文献，经常直接影响到注文的校勘和标点。从前核对三家注引文极为困难，而今则大为便利（虽然要穷尽式地复核所有资料很难做到，但仍是我们的努力方向）。如：《天官书》“日蚀三十六”《正义》：“谓隐公三年二月乙巳。”“乙巳”，当作“己巳”。隐公三年《春秋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己巳，上音纪，下音祀。”《汉书·楚元王传》颜《注》亦作“己巳”。又如，《晋世家》：“九合诸侯。”《集解》：“服虔曰：九合：一会于戚，二会城棣救陈，三会于鄆。”“鄆”，当作“鄆”，字之误也。襄公七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杜《注》：“鄆，郑地。”《传》曰：“楚子囊围陈，会于鄆以救之。”再如：《郑世家》：“于是郑伐滑。”《索隐》：“僖二十四年《左传》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公子士”为一人，“泄堵俞弥”为一人，此文当点作“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僖公二十年《左传》：“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杜预《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泄堵寇，郑大夫。”宣公三年《传》：“（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

关键词：《史记》；辨正；四篇

中图分类号：K2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10)03-0048-19

《史记》三家注称引《左传》考校

赵生群

《史记》载春秋时期历史，内容多与《左传》

相关，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各体与《左传》重叠之处甚多，《史记》三家注亦常称引《左传》，《史记》记载及三家注所引《左传》相关内容，对于《史记》、《左传》及其注释之校勘、标点具有较高参考价值。笔者近日将三家注称引《左传》之文检校一过，并略加辨析考证，兹依《史记》顺序编

列如下，以期引起对相关问题之注意与讨论。^①

1. 《五帝本纪》：“顓頊崩。”（页13）《索隐》：“皇甫谧云：‘据《左氏》，岁在鹑火而崩，葬东郡。’”

按：《左传》无顓頊“葬东郡”之文，“岁在鹑火而崩”可用句号，以免误解。昭公八年《传》：“陈，顓頊之族也，岁在鹑火，是以卒灭，陈将如之。”（页2053）

2. 《五帝本纪》：“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页29）《正义》：“《左传》云自古诸侯不用王命，虞有三苗，夏有观扈。”（页29）

按：“观”、“扈”为两国，当断开。昭公元年《传》：“于是乎虞有三苗，夏有观、扈。”杜预《注》：“观国，今顿丘卫县。扈在始平郿县。《书序》曰：‘启与有扈战于甘之野。’”（页2021）《汉书·地理志上·东郡》：“观，莽曰观治。”颜《注》：“应劭曰：‘夏有观扈。’”（页1558）注文标点亦误。《资治通鉴·汉纪二十八·王莽居摄二年》“以九月都试日斩观令”胡《注》：“应劭曰：夏有观扈。”（页1160）标点同误。

3. 《五帝本纪》：“内平外成。”（页35）《正义》：“杜预云：‘内诸夏，外夷狄也。’”（页36）

按：《正义》之文当断作：“杜预云：‘内，诸夏。外，夷狄也。’”孔颖达曰：“诸夏、夷狄皆从其教，是为内平外成。”（页1862）

4. 《夏本纪》：“帝相崩，子帝少康立。”（页86）《索隐》：“《左传》魏庄子曰：‘昔有夏之衰也，后羿自 迁于穷石，因夏人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人事，而信用伯明氏之谗子寒浞。浞杀羿，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杀于穷门。浞因羿室，生浇及 。使浇灭斟灌氏及斟寻氏，而相为浇所灭，后缙归于有仍，生少康。有夏之臣靡自有鬲收二国之余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于戈，有穷遂亡。’”

按：“不修民事”数句，出于襄公四年《传》，其文曰：“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

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页1933）此四句两两相对，句法工整，语意完密，疑《索隐》引文脱“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二句。

5. 《周本纪》：“明年，伐邳。”（页118）《正义》：“《左传》云‘邳、晋、应、韩，武王之穆也’。”

按：“武王之穆”当作“武之穆”，此衍一“王”字。僖公二十四年《传》：“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郕、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邳、晋、应、韩，武之穆也。”（页1817）“文之昭”与“武之穆”相对。《秦本纪》、《项羽本纪》、《韩世家》张守节《正义》三引《左传》，皆无“王”字。

6. 《周本纪》：“王子克奔燕。”（页151）《正义》：“杜预云：‘南燕，姑姓也。’”

按：宣公三年《左传》：“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姑。”杜《注》：“姑，南燕姓。”《正义》引杜注为意引，引号当删。

7. 《周本纪》：“郑文公怨惠王之入不与厉公爵。”（页153）《正义》：“《左传》云：‘庄公二十一年，王巡虢守，虢公为王宫于蚌，王与之酒泉，郑伯之享王也，王以后之鞶鉴予之。虢公请器，王予之爵。郑伯由是怨王也。’杜预《注》云：‘后鞶带而以镜为饰也。爵，饮酒器也。蚌，地。酒泉，周邑。’”

按：“后鞶带而以镜为饰也”，庄公二十一年杜预《注》作“后，王后也。鞶带而以镜为饰也。”（页1774）

又，“虢公为王宫于蚌”、“蚌，地”，二“蚌”字杜《注》皆作“珪”，是也。黄本、殿本亦作“珪”，当据正。“蚌，地”，杜《注》作“珪，虢地”，于义为长。

8. 《周本纪》：“襄王出奔郑，郑居王于汜。”（页154）《集解》：“杜预曰：‘郑南汜在襄城县南。’”（页155）

按：僖公二十四年《传》杜预《注》：“（汜）郑南汜也，在襄城县南。”（页1818）郑有南汜、东汜，故杜预以“郑南汜”释“居王于汜”之“汜”，“郑南汜”后当加逗号。

9. 《周本纪》：“秦取韩阳城负黍。”（页168）《正义》：“《括地志》云：‘《左传》云“郑伐周负黍”是也。’”（页169）

按：定公六年《左传》：“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郑人将以作乱于周，郑于是乎伐冯、滑、胥靡、负黍、狐人、阙外。”（页2141）《括地志》引《传》

① 《史记》引文据中华书局1975年3月第7次印刷本，《汉书》据中华书局1983年6月第4次印刷本，《左传》据中华书局1980年10月影印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国语》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9月印本，《资治通鉴》据中华书局1982年第5次印刷本，随文括注页码，以便检核。

收稿日期：2009-10-20

作者简介：赵生群（1957—），江苏宜兴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献研究。

为意引，引号可删。

10. 《秦本纪》：“晋灭霍、魏、耿。”（页183）

《索隐》：“又《传》曰：‘赐毕万魏，赐赵夙耿。’”

按：“赐毕万魏，赐赵夙耿”，黄本、殿本作“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与闵公元年《左传》合（页1786），当乙正。

11. 《秦本纪》：“缪公助晋文公围郑。”（页190）

《正义》：“杜预云：‘文公过郑，郑不礼之。’”

按：“过郑”，僖公三十年杜《注》作“亡过郑”（页1830）。

12. 《秦本纪》：“秦师无礼。”（页191）《正义》

引杜预：“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

按：“谓”字直贯句末，《正义》引文当断作“谓过天子门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也”。“不卷甲束兵”、“超乘示勇”，皆无礼之举。

13. 《秦本纪》“子舆氏三人”《正义》：“杜预云：

‘子车，秦大夫也。’”（页195）

按：“也”上疑脱“氏”字。文公六年《左传》杜《注》：“子车，秦大夫氏也。”《诗·秦风·黄鸟》孔《疏》：“服虔云：‘子车，秦大夫氏也。’”杜《注》盖本于服氏。

14. 《秦本纪》：“围焦，降之。”（页206）《正义》：

“《括地志》云：‘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左传》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杜预云八国皆为晋所灭。”

按：“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出自襄公二十九年《左传》（页2006），可加引号；杜预《注》当与《左传》连文。《正义》引文可断作：“《括地志》云：‘焦城在陕州城内东北百步，因焦水为名，周同姓所封。《左传》云“虞、虢、焦、滑、霍、扬、韩、魏皆姬姓也”，杜预云八国皆为晋所灭。’”

15. 《秦本纪》：“魏入南阳以和。”（页213）《正义》：

“《括地志》云：‘怀嘉获县即古之南阳。杜预云在晋州山南河北，故曰南阳。’”（页216）

按：“在晋州山南河北”，“州”字当为衍文。

僖公二十五年《传》：“晋于是始起（启）南阳。”杜预《注》：“在晋山南河北，故曰南阳。”（页1820）

《周本纪》：“秦必不敢逾河而攻南阳矣。”（页163）

《正义》：“南阳，今怀州也。杜预云在晋山南河北。”

16. 《秦始皇本纪》：“北过大夏。”（页245）《正义》：

“杜预云：‘大夏，太原晋阳县。’”（页246）

按：襄公二十九年《传》：“迁实沈于大夏。”

杜预《注》：“大夏，今晋阳县。”《正义》所引非原文，引号可删。

17. 《秦始皇本纪》：“上自南郡由武关归。”（页248）《正义》：“《括地志》云：‘故武关在商州商洛县东九十里，春秋时少习也。杜预云少习，商县武关也。’”（页249）

按：《括地志》引杜预文，见于《左传》哀公四年《注》（页2158），可加引号。

18. 《项羽本纪》：“与汉战荥阳南京、索间。”

（页324）《正义》：“《括地志》云：‘荥阳县即大索城。杜预云成皋东有大索城，又有小索城，在荥阳县北四里。’”

按：“杜预云成皋东有大索城”之后可用句号，“又有”以下为《括地志》作者之言。昭公五年《左传》：“郑子皮、子大叔劳诸索氏。”杜《注》：“河南成皋县东有大索城。”（页2041）

19. 《孝文本纪》：“占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夏启以光。’”（页414）《索隐》：“杜预云‘繇，

兆辞也，音胄也’。”（页415）

按：“音胄也”非杜预言。又，黄本、殿本皆曰“音胄”，无“也”字。闵公二年《传》：“成风闻成季之繇，乃事之。”杜预《注》：“繇，卦兆之占辞。”（页1878）陆德明《释文》：“繇，直救反。”僖公四年、襄公十年、昭公七年《传》杜《注》释“繇”字，皆无注音。《索隐》之文可改作：“杜预云：‘繇，兆辞也。’音胄也。”

20. 《天官书》：“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页1343）《正义》：“《左传》云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黎，为火正，号祝融’。”

按：重为少昊氏之子，黎为颛顼氏之子，此云“少昊氏之子曰黎”，且单释“黎”，未言“重”是何人，当有脱误。昭公二十九年《左传》曰：“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页2124）《太史公自序》：“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隐》：“据《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颛顼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别。”

又，《正义》引文为意引，引号可删。据《左传》，《正义》之文疑当作：“《左传》云蔡墨曰少昊氏之子曰[重，为木正，号句芒；颛顼氏之子曰]黎，为火正，号祝融。”

21. 《天官书》“日蚀三十六”《正义》：“谓隐公三年二月乙巳。”（页1345）

按：“乙巳”，当作“己巳”。隐公三年《春秋

经》：“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陆德明《经典释文》：“己巳，上音纪，下音祀。”（页1722）《汉书·楚元王传》颜《注》亦作“己巳”。

22.《天官书》《正义》：“（文公）十五年六月辛卯朔。”（页1345）

按：“辛卯”，文公十五年《春秋经》、《左传》皆作“辛丑”（页1854，1855），《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同（《汉书》卷36，1938页），疑此误。

23.《天官书》《正义》：“宣公八年七月庚子朔。”（页1345）

按：“庚子”，宣公八年《春秋经》作“甲子”（页1873），《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同（页1938），疑此误。

24.《天官书》《正义》：“成公十六年六月丙辰朔。”（页1345）

按：“丙辰”，成公十六年《春秋经》作“丙寅”（页1916），《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同（页1938），疑此误。

25.《天官书》《正义》：“（成公）十七年七月丁巳朔。”（页1345）

按：“七月”，成公十七年《春秋经》作“十有二月”（《春秋左传正义》卷28，1921页），《汉书·楚元王传》颜《注》作“十二月”（页1938），疑此误合“十二”为“七”。

26.《天官书》《正义》：“（昭公）三十年十二月辛亥朔。”（页1345）

按：“三十年”，《春秋经》、《左传》皆在昭公三十一年（页2126，2127），《汉书·楚元王传》颜《注》同（页1938），疑此脱“一”字。

27.《封禅书》：“于是自骹以东，名山五。”（页1371）《索隐》：“杜预云‘崤在弘农渑池县西南’。”

按：僖公三十二年《传》杜预《注》曰“骹在弘农渑池县西”（页1832），无“南”字。

28.《吴太伯世家》：“将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页1450）《索隐》：“成十三年《左传》曰：‘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丧。秋，负刍杀其太子而自立。’杜预曰：‘皆宣公庶子也。负刍，成公也。欣时，子臧也。’”

按：“负刍，成公也。欣时，子臧也”，非杜预原文，引号可删。成公十三年《传》：“曹人使公子负刍守，使公子欣时逆曹伯之丧。”杜《注》：“二人皆曹宣公庶子。”《传》曰：“既葬，子臧将亡，国人皆将从之。成公乃惧。”杜《注》：“子臧，公子欣时。……成公，负刍。”

29.《吴太伯世家》“季札封于延陵”《索隐》：“昭十三年《传》‘吴伐州来’，二十三年《传》‘吴灭州来’。”（页1451）

按：据《左传》，吴灭州来在昭公十三年（页2073），黄本、汲古阁本同《左传》，局本“伐”、“灭”二字误倒。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校勘记》据殿本改“灭”为“伐”（《史记校勘记·吴太伯世家第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171页），实属误修。

30.《吴太伯世家》“季札封于延陵”《索隐》：“二十三年《传》‘吴灭州来’。”（页1451）

按：据《左传》，吴伐州来在二十三年（页2102），黄本、汲古阁本同《左传》，局本“伐”、“灭”二字误倒。昭公十九年《传》：“楚人城州来。”（页2088）杜预《注》：“三十年，吴县州来，今就城而取之。”此条蔡德龙硕士学位论文《史记三十世家校诂》已言及而未详明。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史记校勘记》云：“王本作‘伐’，修‘灭’。”（《史记校勘记·吴太伯世家第一》，171页），亦是以不误为误。

31.《吴太伯世家》：“歌《小雅》。”（页1455）

《集解》：“杜预曰：《小雅》，小正，亦乐歌之章。”

按：“乐歌之章”当依《左传》杜预《注》作“乐歌之常”（页2007）。上文“为歌《周南》、《召南》”，《集解》：“杜预曰：‘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

32.《吴太伯世家》：“大夫皆富，政将在三家。”（页1459）《集解》：“杜预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

按：“政在三家”，“三”字疑涉上文而衍。上文《传》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杜《注》：“言晋国之政将集于三家。”襄公二十九年《传》：“大夫皆富，政将在家。”杜《注》：“富必厚施，故政在家。”（页2008-2009）

33.《吴太伯世家》：“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吴。迎而击之，大败楚军于豫章，取楚之居巢而还。”（页1466）《索隐》：“《左传》定二年，当为七年。”

按：“当为七年”，黄本、殿本作“当为闾閭七年”，局本脱“闾閭”二字。《吴太伯世家》：“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为太宰。”《索隐》：“《左传》定四年伯嚭为太宰，当闾閭九年。”又《世家》曰：“（吴王）召鲁哀公而征百牢。”《索隐》：“事在哀七年，是年当夫差八年。”文例皆相类。

34.《齐太公世家》：“与鲁会柯而盟。”（页1487）《集解》：“杜预曰：‘此柯今济北东阿，齐之阿邑，’

犹祝柯今为祝阿。’”

按：“齐之阿邑”，《刺客列传》《索隐》引杜预作“齐之柯邑”（页2516），疑是。《鲁周公世家》：“顷公卒于柯。”《索隐》：“杜预云‘柯，齐邑，今济北东阿也’。”（页1547）

35.《齐太公世家》：“懿公为公子时，与丙戎之父猎。”（页1496）《正义》：“《左传》云‘乃掘而别之。’”

按：“别”当作“刖”，字之误也。黄本、殿本作“刖”不误。文公十八年《传》：“齐懿公之为公子也，与邴歆之父争田，弗胜。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歆仆。”（页1861）杜预《注》：“断其尸足。”

36.《齐太公世家》：“令反鲁、卫之侵地。”（页1498）《正义》：“《左传》云晋师及齐国，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也。”

按：成公二年《传》：“秋七月，晋师及齐国佐盟于爰娄。使齐人归我汶阳之田。”（页1896）《正义》脱“佐盟于爰娄”五字，文不成义。

37.《齐太公世家》：“田豹欲为子我臣，使公孙言豹。”（页1508）《集解》：“杜预曰：‘言，介达之意。’”（页1509）

按：《集解》引文为意引，引号可删。哀公十四年《传》杜《注》：“言已介达之。”（页2173）

38.《鲁周公世家》：“初，庄公筑台临党氏，见孟女。”（页1531）《索隐》：“即《左传》云孟任。党氏二女。孟，长也；任，字也，非姓耳。”

按：“二”当作“之”，字之误也。黄本、殿本《索隐》：“《左传》云：‘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杜预曰：“孟，长；任，字也，非姓耳。”庄公三十二年《传》：“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闕。”杜预《注》：“孟任，党氏女。”（页1783）综合各本，参之以《左传》杜注，《索隐》应作：“《左传》云：‘初，公筑台，临党氏。见孟任，从之。’”[杜预曰：“孟任，党氏之女。”孟，长；任，字也，非姓耳。]”今各本均有脱误，而局本尤甚。

39.《鲁周公世家》：“以败翟于长丘。”（页1535）《集解》：“杜预曰：‘宋地名。’”

按：文公十一年《传》杜《注》：“长丘，宋地。”（页1850）《集解》引杜说引号可删。

40.《鲁周公世家》：“其九月，太子卒。”（页1583）《索隐》：“《左传》云胡女敬归之子子野立，三月卒。”

按：“胡女敬归之子子野立三月卒”可作一句读。襄公三十一年《传》：“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

立胡女敬归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

41.《鲁周公世家》：“季氏与郈氏斗鸡。”（页1540）《集解》：“杜预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斗鸡。’”（页1541）

按：斗鸡不必“二家相近”，疑“斗鸡”当作“鸡斗”。昭公二十五年《传》曰：“季、郈之鸡斗。”杜《注》：“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鸡斗。”（页2109）

42.《鲁周公世家》：“顷公卒于柯。”（页1547）《索隐》：“《春秋》‘齐伐鲁柯而盟’，杜预云‘柯，齐邑，今济北东阿也’。”

按：庄公十三年《经》：“冬，公会齐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济北东阿，齐之阿邑。”（页1770）“齐伐鲁柯而盟”，黄本、殿本作“齐及鲁盟于柯”，疑局本误“及”作“伐”，又误“于”为“而”。又，《索隐》引杜预引号可删。

43.《管蔡世家》：“于是封叔鲜于管。”（页1564）《集解》：“杜预曰：‘管在荜阳京县东北。’”

按：宣公十二年《左传》：“次于管以待之。”杜《注》：“荜阳京县东北有管城。”（页1880）《集解》引杜《注》引号可删。

44.《管蔡世家》：“封季载于冉。”（页1565）

按：此下脱《索隐》一条。黄本《史记》云：《索隐》曰：“冉，国也。载，名也。季，字也。冉或作𠂔。《国语》曰‘冉季郑姬’，贾逵曰‘文王子聃季之国也。庄十八年楚武王克权迁于那处。杜预云：‘那处，楚地，南郡编县有那口城。’”聃与𠂔皆音奴甘反。”殿本同黄本。

45.《陈杞世家》：“至于周武王克殷纣，乃复求舜后，得妫满，封之于陈。”（页1575）《索隐》：“遏父为周陶正。遏父，遂之后。陶正，官名。生满。”

按：黄本、殿本作：“按《左传》虞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注》：遏父，舜之后。陶正，官名。是生满者也。”虞遏父为陶正事见襄公二十五年《传》（页1985）。

46.《陈杞世家》：“是谓凤皇于飞，和鸣锵锵。”（页1578）《集解》：“杜预曰：‘雄曰凤，雌曰凰。雄雌俱飞，相和而鸣，锵锵然也。犹敬仲夫妻有声誉。’”

按：“犹敬仲夫妻有声誉”，庄公二十二年《传》杜《注》作“犹敬仲夫妻相随适齐有声誉”（页1775），疑各本脱“相随适齐”四字。

47.《陈杞世家》：“亦似公。”（页1579）《集

解》：“杜预曰：‘灵公即位十五年，征舒已为卿，年大，无嫌是公子也。盖以夏姬淫放，故谓其子多似以为戏也。’”

按：“故谓其子多似”，宣公十年《传》杜《注》作“故谓其子为似”（页1875），疑“多”乃“爲”之坏文。

48.《陈杞世家》：“灵公罢酒出，征舒伏弩厩门射杀灵公。”（页1579）《集解》：“《左传》曰：‘公出自其厩。’”

按：宣公十年《传》：“公出，自其厩射而杀之。”（页1875）《左传》之文，与《史记》相对，故《集解》引之。今本脱“射而杀之”四字，但云“公出自其厩”，竟似灵公逃之夭夭，大违《传》意。

49.《卫康叔世家》：“赐卫宗祭器。”《集解》：“《左传》曰：‘分康叔大路、大旂、少帛、綈蓑、旂旂、大吕。’”

按：定公四年《传》分康叔无“大旂”（页2134），疑衍文。

50.《宋微子世家》：“十四年夏，襄公病伤于泓而竟卒。”（页1627）《索隐》：“《春秋》战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过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

按：据《左传》，战于泓在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卒在二十三年夏五月。此云“二十三年”、“二十四年”，盖传写之误。

51.《宋微子世家》：“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杀太子而自立，是为昭公。”（页1631）《索隐》：“（特）《左传》作‘德’。按《左传》，景公无子，取元公庶曾孙公孙周之子德及启畜于公宫。及景公卒，先立启，后立德，是为昭公。”

按：三“德”字，黄本、殿本皆作“得”，与哀公二十六年《传》及杜《注》合（页2182）。

52.《晋世家》：“八年，周顷王崩，公卿争权，故不赴。”（页1673）《索隐》：“《春秋》鲁文公十二年‘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是也。”

按：《左传》顷王崩在文公十四年（页1853）。此云“十二年”，亦传写之误。下文《索隐》曰“文十四年《传》又云‘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知此同为十四年之事也。

53.《晋世家》：“九合诸侯。”（页1683）《集解》：“服虔曰：九合：一会于戚，二会城棣救陈，三会于鄆。”

按：“鄆”，当作“鄆”，字之误也。襄公七年《经》：“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杜《注》：“鄆，郑地。”

（页1938）《传》曰：“楚子囊围陈，会于鄆以救之。”

54.《楚世家》：“其长一曰昆吾。”（页1690）《索隐》：“《左传》曰：‘卫侯梦见披发登昆吾之观。’”

按：哀公十七年《传》：“卫侯梦于北宫，见人登昆吾之观，被发北面而噪。”（页2179）《索隐》引《传》文大意，引号可删。

55.《楚世家》：“成王请食熊蹯而死。”（页1699）《集解》：“杜预曰：‘熊掌难熟，冀久将有外救之也。’”

按：“冀久将有外救之也”，文公元年《传》杜《注》无“之也”二字（页1837）。

56.《楚世家》：“就章华台。”（页1705）《集解》：“杜预曰：‘南郡华容县有台，在城内。’”

按：昭公七年《左传》：“楚子成章华之台。”杜《注》：“台在华容城内。”（页2048）同年《传》曰：“为章华之宫。”杜《注》：“章华，南郡华容县。”（页2047）《集解》综杜《注》大意作注，引号可删。

57.《楚世家》：“与盟于邓。”（页1707）《集解》：“杜预曰：‘颍川邵陵县西有邓城。’”

按：“邵陵县西”，昭公十三年《传》杜《注》作“召陵县西南”（页2069），疑《集解》脱“南”字。《后汉书·郡国二·汝南郡》：“召陵。”李贤《注》：“杜预曰县西南有邓城。”（页3425）

58.《楚世家》：“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页1708）《正义》：“《左传》云‘夏五月癸丑，王缢于芋尹申亥’是也。”

按：“王缢于芋尹申亥”，昭公十三年《传》作“王缢于芋尹申亥氏”（页2070）。“氏”与“家”同义。

59.《楚世家》：“平王二年，使费无忌如秦为太子建取妇。”（页1712）《正义》：“《左传》云：‘楚子之在蔡也，鄆阳之女奔之，生太子建。’杜预云：‘鄆，蔡邑也。’”

按：昭公十九年《传》：“楚子之在蔡也，鄆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太子建。”（页2087）《正义》引文云“鄆阳之女奔之”，语意不清，当据《传》补“封人”二字。

又，“鄆”，杜《注》作“鄆阳”，是也。昭公二十三年《传》：“楚太子建之母在鄆。”杜《注》：“鄆，鄆阳也。”（页2102）

60.《楚世家》：“四年，吴三公子奔楚。”（页1715）《索隐》：“昭三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离。”

按：“钟离”当为“钟吾”之误。昭公三十年

《传》：“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二公子奔楚。”（页2125）昭公二十七年《传》曰：“吴公子掩余奔徐，公子烛庸奔钟吾。”（页2116）杜预《注》：“钟吾，小国。”《吴太伯世家》：“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索隐》引《左传》曰“掩余奔徐，烛庸奔钟吾”，又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

又，二公子奔楚在昭公十三年，奔徐、钟吾在二十七年，《索隐》之文疑有脱误。“二公子奔楚”后可用句号。

61.《郑世家》：“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页1760）《索隐》：“杜预曰：‘桓王即位，周、郑交恶，至是始朝，故言始也。’”（页1761）

按：“至是始朝”，隐公六年杜《注》作“至是乃朝”（页1731）。

62.《郑世家》：“于是郑伐滑。”（页1765）《索隐》：“僖二十四年《左传》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

按：“公子士”为一人，“泄堵俞弥”为一人，当点作“郑公子士、泄堵俞弥帅师伐滑”。僖公二十年《传》：“夏，郑公子士、泄堵寇帅师入滑。”杜预《注》：“公子士，郑文公子。泄堵寇，郑大夫。”宣公三年《传》：“（郑文公）又娶于江，生公子士。”

63.《郑世家》：“晋伐郑，败郑军于铁。”（页1775）《集解》：“杜预曰：‘威城南铁丘。’”

按：哀公二年《传》：“晋赵鞅帅师及郑罕达帅师战于铁。”杜《注》：“铁在威城南。”（页2155）

《传》又曰：“登铁上。”杜《注》：“铁，丘名。”（页2156）《集解》综括杜说，引号可删。

64.《赵世家》：“居威。”（页1792）《正义》：“《括地志》云：‘故威城在相州澶水县东三十里。’杜预云‘威，卫邑，在顿丘县西有威城’是也。”

按：“顿丘”下脱“卫”字。文公元年《春秋经》：“公孙敖会晋侯于威。”杜《注》：“威，卫邑，在顿丘卫县西。”（页1836）《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又会晋侯于威。”颜《注》同（页1390）。

65.《赵世家》：“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页1793）《正义》：“《左传》云哀公二十年，简子死，襄子嗣立，以越围吴故，降父之祭饌，而使楚隆慰问王，为哀公十三年，简子在黄池之役，与吴王质言曰‘好恶同之’，故减祭饌及问吴王也。”

按：“为哀公十三年简子在黄池之役与吴王质言曰‘好恶同之’”当作一句读。哀公二十年《传》：

“十一月，越围吴，赵孟降于丧食。楚隆曰：‘三年之丧，亲昵之极也，主又降之，无乃有故乎？’赵孟曰：‘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曰：‘好恶同之。’今越围吴，嗣子不废旧业而敌之，非晋之所能及也，吾是以为降。’”

66.《赵世家》：“秦取梗阳。”（页1816）《集解》：“杜预曰：‘太原晋阳县南梗阳城也。’”

按：《集解》用杜《注》之义，非引原文，引号可删。襄公十八年《传》：“见梗阳之巫皋。”杜《注》：“梗阳，晋邑，在太原晋阳县南。”（页1965）昭公二十八年《传》：“魏戌为梗阳大夫。”杜《注》：“梗阳在太原晋阳县南。”（页2118）。

67.《赵世家》：“廉颇将，攻齐昔阳。”（页1820）《集解》：“杜预曰：‘乐平沾县有昔阳城。’”

按：昭公十二年《传》杜《注》“沾县”后有“东”字（页2062），与《正义》引《春秋释地名》合。

68.《赵世家》：“王梦衣偏褰之衣。”（页1824）《正义》：“杜预曰：‘偏，左右异色。褰在中，左右异，故曰偏。’”（页1825）

按：“褰在中”以下三句，当置于引号之外。闵公二年《传》：“公衣之偏衣。”杜《注》：“偏衣，左右异色，其半似公服。”（页1788）《左传》无“褰”字。《国语·晋语一》：“衣之偏褰之衣。”韦昭《注》：“褰在中，左右异，故曰偏。”疑《正义》脱“韦昭曰”三字。

69.《韩世家》：“韩之先与周同姓。”（页1865）《索隐》：“《左氏传》云‘邾、晋、应、韩，武之穆’，是武王之子。”

按：“邾”当为“邾”之形误。僖公二十四年《传》：“邾、晋、应、韩，武之穆也。”（页1817）《周本纪》、《秦本纪》、《项羽本纪》张守节《正义》三引《左传》，亦皆作“邾”。

70.《孔子世家》：“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页1908）《集解》：“杜预曰：‘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闵公之长子，厉公之兄也。何嫡嗣，当立，以让厉公也。’”

按：“宋闵公之长子”，昭公七年《传》杜《注》作“宋闵公之子”（页2051）。

71.《孔子世家》：“亦莫敢余侮。”（页1908）《集解》：“杜预曰：‘其恭如是，人亦不敢侮慢。’”

按：昭公七年《传》杜《注》“侮慢”后有“之”字（页2051）。

72.《绛侯周勃世家》：“将军亚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请以军礼见。’”（页2075）《索隐》：

“应劭云：‘《左传》晋郤克三肃使者而退。’”

按：“郤克”当为“郤至”之误。成公十六年《传》载郤至“三肃使者而退”。

73.《绛侯周勃世家》：“降下霍人。”《索隐》：“萧该云：‘《左传》“以偃阳子归纳诸霍人”。’”

按：襄公十年《左传》：“以偃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偃阳，妘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嗣，纳诸霍人。”（页1947）据《传》，纳于霍人者非偃阳子，疑《索隐》引文有脱误。

又，“以偃阳子归”，“归”下不应加专名号；“纳诸霍人”，“霍人”当连文，“人”下当补专名线。

74.《梁孝王世家》：“吴楚先击梁棘壁。”（页2082）《索隐》：“《左传》宣公二年，宋华元战于大棘。杜预云在襄邑东南。”（页2083）

按：“襄邑东南”，宣公二年杜《注》作“襄邑县南”（页1866）。《后汉书·郡国三》：“（陈留郡）己吾有大棘乡。”李贤《注》：“杜预曰在襄邑县南。”（页3449）

75.《伍子胥列传》：“大破楚军于豫章。”（页2175）《索隐》：“杜预云：‘昔豫章在江北，盖分后徙之于江南也。’”

按：“盖分后徙之于江南也”，“分”字当为衍文。黄本、殿本皆无“分”字。昭公十三年《传》：“吴人败诸豫章。”杜《注》：“定二年，楚人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以军楚师于豫章，又柏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夹汉，此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后徙在江南豫章。”（页2070）

又，《索隐》用杜《注》大意，引号可删。

76.《伍子胥列传》：“吴王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页2181）《索隐》：“杜预云：‘地名，在淮南逡道县东南。’”

按：哀公十二年《传》：“公会吴于橐皋。”杜《注》：“橐皋在淮南逡道县东南。”（页2170）《吴太伯世家》：“吴召鲁、卫之君会于橐皋。”《集解》引杜预亦无“地名”二字（页1473）。

77.《鲁仲连邹阳列传》：“宋信子罕之计而囚墨翟。”（页2473）《索隐》：“襄二十九年《左传》‘宋饥，子罕请出粟。’”（页2474）

按：襄公二十九年《传》：“宋亦饥，请于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页2005）《索隐》述其大意，引号可删。

78.《刺客列传》：“使其二弟公子盖余、属庸将兵围楚之濞。”（页2517）《索隐》：“属音烛。二

子，僚之弟也。《左传》作掩余、属庸。掩盖同义，属烛字相乱耳。”

按：《索隐》引《传》“属庸”当作“烛庸”。昭公二十七年《传》：“吴子欲因楚丧而伐之，使公子掩余、公子烛庸帅师围潜。”（页2115）《吴太伯世家》：“吴公子烛庸、盖余二人将兵遇围于楚。”《索隐》：“《左传》昭二十七年曰：‘掩余奔徐，烛庸奔钟吾。’三十年《经》曰：‘吴灭徐，徐子奔楚。’《左传》曰：‘吴子使徐人执掩余，使钟吾人执烛庸。’”

79.《匈奴列传》：“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页2882）《索隐》：“杜预以为‘允姓之戎居陆浑，在秦晋之间，二国诱而徙之伊川，遂从戎号，今陆浑县’是也。”（页2883）

按：“秦晋之间”，僖公二十二年杜《注》（页1813）、《周本纪正义》引杜预（页155）皆作“秦晋西北”。

（责任编辑：刘兵）

《史记》（《本纪》部分）拾误

方向东

《史记》今存版本，以台湾仁寿本为最早，此本为《史记》集解单刻本，据北宋景佑监本配南宋重刊北宋监本影印。次为蔡梦弼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干道七年蔡梦弼东塾刻本影印；次为耿秉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淳熙三年张枅桐川郡斋刻八年耿秉重修本影印；次为段子成本，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蒙古中统二年段子成刻明修本影印；以上三种中华再造善本系集解、索隐二家注合刻本。集解、索隐和正义三家注合刻本以黄善夫本为最早，中华再造善本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影印，多有阙卷。本文以上述四种版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进行校勘，笔者在以金陵书局本与中华书局标点本对校的基础上，发现标点本仍存在标点和文字上的问题，今依篇目次序，逐条加以揭示，以供《史记》重新点校参考，并请方家讨论和是正。

《五帝本纪》第一：

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页33）

收稿日期：2009-10-20

作者简介：方向东（1954—），安徽太湖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和训诂学。

向东案：“骄”字下当点断。仁寿本、黄善夫本皆加有断句圆点。

缙云氏有不才子，贪于饮食，冒于货贿，天下谓之饕餮。（页36）

《集解》：贾逵曰：“缙云氏，姜姓也，炎帝之苗裔，当黄帝时任缙云之官也。”

向东案：《集解》文“任”字，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在”，殿本、百衲本亦从。水泽利忠《校补》^①云：“各本‘任’字作‘在’。”“在”、“任”形近，“在”有居义，与任义相通，此必后来改为“任”。

《夏本纪》第二：

三苗大序。（页65）

《集解》：孔安国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

向东案：《集解》文“已”，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皆作“巳”，殿本、百衲本亦同。古代刻书“巳”与“已”多相混，但决非“己”字。今标点本当排作“已”。泷川资言《考证》^②作“已”不误。

《殷本纪》第三：

伊尹去汤适夏。既丑有夏，复归于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页94）

《集解》：孔安国曰：“鸠房二人，汤之贤臣也。二篇言所以丑夏而还之意也。”

向东案：《集解》文“言”字，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皆作“皆”，百衲本同。据泷川资言《考证》，蜀本、庆元本、游本、凌本亦作“皆”。作“言”作“皆”似乎都不影响文义，但从版本传承^③关系看，早期版本作“皆”，后因《尚书正义》作“言”而改。

王嗣敬民，罔非天继，常祀毋礼于弃道。（页103）

《集解》：孔安国曰：“王者主民，当敬民事。民事无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当特丰于近也。”

向东案：《集解》文“民事无非天所嗣常也”（《尚书正义》同），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皆作“民事无非天时天时所常祀也”，殿本、百衲本亦从。据水泽利忠《校补》，蜀本、庆元本、凌本亦同。金陵本乃据文义省改。

《周本纪》第四：

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页120）

向东案：“臣”下逗号当移至“德”字下，仁寿本、蔡梦弼本皆有后人阅读所加之点。《集解》徐广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功’。”可证“臣小子”当连读。

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左]右毕从。（页125）

向东案：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无下“左”字，殿本、百衲本亦同。“大卒之左”下逗号当移至“南”字下。仁寿本、蔡梦弼本、黄善夫本皆有后人阅读所加之点。泷川资言《考证》即标在“南”字下。梁玉绳《史记志疑》^④据《周书》“王入，即位于社。大卒之左羣臣毕从”，认为《史记》误增“右”字，脱“羣臣”字，其说可商。王叔岷《史记斟证》^⑤认为此文不误，在“南”字下断句，是。“左”字不当补。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页132）

向东案：“畔周”下逗号当移至“畔”字下。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黄善夫本皆有后人阅读所加之点。且下文皆称“周公”，不单称“公”。此因下文“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而误。泷川资言《考证》即标在“畔”字下。

乃命伯鬲（页135）

《集解》：孔安国曰：“伯同，臣名也。”

向东案：《集解》文“臣”字，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无。殿本有。水泽利忠《校补》云：“各本无‘臣’字。”《尚书正义》有“臣”字。此“臣”字当为后来所增。

与周高都，是周折而入于韩也，秦闻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以弊高都得完周也。（页164）

向东案：仁寿本“忿周”下不点断，在“大怒”下点断。“忿周”与“不通周使”构成因果关系，“忿周”下逗号当移至“大怒”下更合理。泷川资言《考证》即标在“大怒”字下。

《秦本纪》第五：

庄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长男世父。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元年，以女弟缪嬴为丰王妻。襄公二年，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为戎人所虏。岁余，复归世父。（页178-179）

向东案：“犬丘”下“世父”二字，中华书局标

①（日）泷川资言、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② 同上。

③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续修四库全书本。

④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续修四库全书本。

⑤ 王叔岷《史记斟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

点本据梁玉绳《史记志疑》^①云“疑二字衍”而欲删，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有此二字，殿本、百衲本亦有。“犬丘”下逗号不当有，此云戎围犬丘世父，世父击之，梁说无版本依据。

二年，秦伐晋，取武城，报令狐之役。（页195）

向东案：“取”，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于”，殿本、百衲本亦同。泂川资言《考证》云：“文八年《左传》、诸本‘取’作‘于’，今从吴春照本。”张文虎《札记》^②云：“‘取’误‘于’，吴校改，与《左传》及《年表》合。”

《秦始皇本纪》第六：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页245）

向东案：“二十八年”，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二十六年”，殿本、百衲本皆同。虽然此琅琊刻石事在二十八年，但秦始皇一统天下是在二十六年，号曰“皇帝”，即“皇帝作始”。作“二十六年”，是。张文虎《札记》云：“‘八’讹‘六’，吴校改。”吴改误。王叔岷《史记斟证》云：“琅琊台刻石，为始皇二十八年事；而刻辞‘维廿六年’云云，乃自始皇初并天下追述之耳。下文‘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即上文二十六年所谓‘一法度’也。则作‘八’之本盖误。《容斋随笔》五引此亦作‘维二十六年’。”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页278）

向东案：“变化有时”，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皆作“变化应时”，义胜。据水泽利忠《校补》，还有谦本、井本、绍兴本、毛本、游本、《治要》亦同。王念孙《读书杂志》^③云：“变化有时，当从宋本作‘变化应时’。今作‘有时’者，涉上句‘有’字而误也。……《羣书治要》引《史记》正作‘变化应时’。《贾子·过秦篇》作‘因时’，宋淳化本作‘应时’，与《羣书治要》合，是古本《贾子》、《史记》皆作‘应’也。”

悼武王享国四年，葬永陵。（页289）

《集解》：徐广曰：“皇甫谧曰葬毕，今按陵西毕陌。”

向东案：《集解》文“按”字，仁寿本、蔡梦弼

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安”，评林本、殿本、百衲本亦同。安陵是地名。

《项羽本纪》第七：

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页298）

向东案：“其人”下逗号当去，蔡梦弼本、黄善夫本皆未点断，当从。《汉书·陈胜项籍传》（1798页）有逗号，《资治通鉴》（272页）无。

今君起江东，楚彊午之将皆争附君者，（页300）

《集解》：如淳曰：“彊午犹言彊起也。众彊飞起，交横若午，言其多也。”

向东案：正文“彊午”，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彊起”，《集解》文“彊午犹言彊起也”皆作“彊起犹言彊午也”，殿本、百衲本亦同。《汉书·陈胜项籍传》作“彊起”。张文虎《札记》云：“各本作‘彊起’，误，依《索隐》本改，辨见《杂志》。”从版本传承关系看，早期版本作“彊起”，金陵本依《索隐》本改作“彊午”。

夫将军居外久，多内郤，有功亦诛，无功亦诛。

（页308）下文“令将军与臣有郤”（页312）

向东案：“却”，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郤”，殿本亦同。二字虽形近，古代刻书多混，但字义迥然不同。郤为退却义，郤为嫌隙间隙义，却虽与隙通，今标点本当统一排作“郤”为宜。

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页312）

向东案：“至此”，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生此”，百衲本同。水泽利忠《校补》，还有英房本、蜀本、绍兴本、彭本、毛本、中韩本、嵯峨本亦同。《高祖本纪》亦作“生此”（第二册364页正文第8行）。《汉书·高帝纪上》亦作“生此”（26页正文第3行），张文虎《札记》云：“中统‘至’作‘生’，与《高祖纪》合。”王念孙《杂志》云：“‘生’当为‘至’，字之误也。《史记·项羽纪》、《高祖纪》并作‘至’，《通鉴·汉纪一》同。”其说误，不当校改为“至此”。

《高祖本纪》第八：

姬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姬为不诚，欲告之，姬因忽不见。（页347）

《集解》：徐广曰：“一作‘苦’。”《索隐》：《汉书》作“苦”，谓欲困苦辱之。一本或作“笞”。《说文》云：“笞，击也。”

向东案：“欲告之”之“告”，仁寿本、蔡梦弼

① 梁玉绳《史记志疑》卷4，续修四库全书本。

② 张文虎《校刊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③ 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答”，殿本、百衲本亦同。据水泽利忠《校补》，桃古本作“苦”。耿秉本此《索隐》文作：“说文云：‘答，击之也。’《汉书》作‘苦’，谓欲困辱之。”黄善夫本同，唯《说文》文少“之”字，殿本《索隐》文与耿秉本同。根据耿秉本《索隐》可知《史记》此处文字当是“答”，《汉书》作“苦”。金陵本因正文作“告”，故变动了《索隐》文字的次序。

《孝景本纪》第十一：

军东都门外。（页445）

《集解》：按：《三辅黄图》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索隐》：按：《三辅黄图》云东出北第一门曰宣平门，外曰东都门。

向东案：《集解》文“头”字，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无，殿本、百衲本亦无。《索隐》文仁寿本、蔡梦弼本、耿秉本、段子成本、黄善夫本皆作“索隐注同”，百衲本同，殿本无此四字。此《索隐》文与《集解》文完全相同，不当重出。

《孝武本纪》第十二：

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用太牢具，七日，（页456）

《集解》：徐广曰：“一云日一太牢具，十日。”

向东案：《集解》文“十日”，蔡梦弼本、耿秉本、黄善夫本皆作“七日”，殿本、百衲本皆同。据水泽利忠《校补》，还有彭本、南化本亦同。《史记·封禅书》（第四册1386页正文第4行）作“七日”。《汉书·郊祀志》亦作“七日”，颜师古注曰：“每日一太牢，凡七日祭也。”

（责任编辑：刘兵）

《史记》点校拾遗

谢秉洪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至巨，但经过漫长的流传与辗转抄刻，难免讹讹。长期以来，学者们对《史记》一书的校勘研究一直非常重视，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上世纪推出的中华书局点

校本，是目前最为通行的《史记》读本，堪称古籍整理的典范之作，但瑕不掩瑜，仍难免疏误。笔者近年校读《汉书》，时与《史记》相比勘，偶有所获，辄撰为札记。兹以点校本（1982年11月第2版、1999年11月北京第16次印刷）为据，刺取12例，对其中存在的一些标点、校勘等问题试作校理，略加考辨，求正于方家，希望有助于更好地利用这部典范之作进行古籍研究和整理工作。

1. 卷7《项羽本纪》：汉果数挑楚军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马怒，渡兵汜水。（页330）

按：依原标点，或有歧义。“使人辱之”宜属上句断，“不出”后句号改为逗号，文意始畅。考上文云：“项王乃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等曰：‘谨守成皋，则汉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诛彭越，定梁地，复从将军。’”（页329）可知项羽早有所料，并与曹咎有约在先，嘱其坚守成皋“十五日”不出；但曹咎后来却经不起汉军的多次挑战、羞辱，未能坚守几天便贸然出击，导致兵败自杀身亡。故此“五六日”宜单独属下，专指曹咎而言，与上文“十五日”相呼应，更能突出曹咎的轻率盲动，文意显豁。

2. 卷8《高祖本纪》：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页347）

按：“醉因卧”之“因”，《汉书》卷1《高帝纪》作“困”，《太平御览》卷87引《史记》亦作“困”。按“困”、“因”二字形近，必有一误。考朱一新《汉书管见》卷1云：“醉困卧，殿本、监本、评林本‘困’作‘因’，《史记》亦作‘因’，恐误。”^①又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1云：“瞿鸿机曰：‘前云“高祖醉”，此复云“醉”，又曰“因卧”，是卧因醉也。何不困于前而困于此乎？’寿昌曰：据文义，始曰‘高祖被酒’，中曰‘高祖醉’，末曰‘醉困卧’，情事明有次第。其上曰‘行数里，醉困卧’，是言醉后行数里而困，故卧也。‘困’字似较‘因’字为胜。”^②按朱说非，周说有理，王先谦《汉书补注》、王叔岷《史记斟证》等皆从周说。考此“困”字非“困乏”常义，乃极、甚之义，“醉困”亦即酒劲上来、醉得厉

收稿日期：2009-10-20

作者简介：谢秉洪（1964—），江苏省宜兴市人，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史部文献专题等教学与研究。

① 朱一新《汉书管见》，《二十五史三编》本，岳麓书社，1994年，第337页。

②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续修四库全书》单行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16页。

害之意，故不得不“卧”也。细味文意，高祖先是喝酒，接着喝醉了，但尚能坚持赶路，待“行数里”后酒劲上来，醉得厉害而坚持不住，遂不得不“卧”。正如周氏所说，三种事态层次分明，且合情合理。又，古书中屡见“困”、“因”二字相乱，例多不赘。综上所述，似以《汉书》作“困”为是，可据以校改。又，“醉困”二字应连读，“卧”字单独为句。

3. 卷9《吕太后本纪》：朱虚侯请卒，太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舖时，遂击产。产走。（页410）

按：日舖时，《汉书》卷3《高后纪》、《通鉴》卷13《汉纪五》叙事皆同。考《汉书》景祐本^①无“日”字，与宋祁校语^②所云“越本、邵本并无‘日’字”合。按古人计时有不少特殊的名称，如隅中、日中、日昃、舖时（亦作“晡时”）、黄昏、人定、鸡鸣、昧旦、平明等，其中舖时指日昃之后、日入之前这段时间，相当于申时，即午后三点至五点。在“舖时”前多一“日”字，不合古人计时的表达习惯。考“舖时”一词载籍屡见，如《汉书》卷63《武五子传》云：“其日中，贺发，舖时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从者马死相望于道。”同书卷99《王莽传》下：“七月，大风毁王路堂。复下书曰：‘乃壬午舖时，有列风雷雨发屋折木之变，予甚弁焉，予甚栗焉，予甚恐焉。’”又《马王堆汉墓帛书·五十二病方》云：“朝已食而入汤中，到舖时出休，病即俞（愈）矣。”皆作“舖时”，无“日”字。古人叙事既无于“舖时”前加一“日”字者（明确指称某日者除外），亦无于干支后加添“日”字者，例多不赘。据此，景祐本异文于义为长，“日”疑为衍文。

4. 卷53《萧相国世家》：何素不与曹参相能，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因问曰：“君即百岁后，谁可代君者？”对曰：“知臣莫如主。”（页2019）

按：从行文来看，上文已言“何病”，则下文不当再重出一“病”字，用了两个“病”字，语意重复；而《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叙此下“病”字作“疾”，亦有叠床架屋、语意累赘之嫌，盖有脱讹。按《汉纪》卷5《孝惠皇帝纪》叙此作“何病，上自临，问：‘百岁之后谁可代君者？’”又《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叙此作“酈文终侯萧何病，上亲自临视，因问曰”，皆仅用一个“病”字，言简

意赅，盖荀悦、司马光二人亦有见于此而作删改也。考之史籍，类此记载帝王探视臣下之病，诸书多于“上（或作‘帝’）自（或作‘亲自’）临视（或作‘临’、‘临候’、‘临问’）”句式前交待某人“病”或“病笃”、“病甚”等情形，鲜有于该句式后赘加“病”字者。《汉书》中亦不乏其例，如：卷66《陈万年传》云：“及吉病甚，上自临，问以大臣行能。吉荐于定国、杜延年及万年。”卷97《外戚传》上：“初，李夫人病笃，上自临候之，夫人蒙被谢曰……”皆其比。又卷74《丙吉传》云：“五凤三年春，吉病笃。上自临问吉，曰：‘君即有不讳，谁可以自代者？’吉辞谢曰：‘群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无所能识。’”遣词造句，简直与此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此处未在前面交待探视对象的病重情形，只是简单著一“病”字，而在后面加以补充说明。考《汉书》敦煌残卷伯2973B号（题“汉书萧何曹参张良传残文”）“疾”字下多一“困”字。如上所述，“困”字极、甚之义，《广韵·恩韵》云：“困，病之甚也。”可见病得厉害、生命垂危亦可谓之“困”。“疾困”即“病困”，与上引“病笃”、“病甚”等意思相近。按残卷多一“困”字，层次分明，语意完整，了无窒碍，只是标点应略作改动而已。正确的标点为：

“及何病，孝惠自临视，相国病[困]，因问曰……”从上下文意来看，萧何此次患“病”非同寻常，而惠帝可能仍如往常一样前去探视；待发觉萧何已经病得不轻，亦即到了“病困”的地步，遂以后事相问。如果是一般的“疾病”，探病的惠帝便不应以后事相问，否则即与情理不合，故此“困”字似不可少。传世刻本脱漏“困”字，盖因与其下“因”字形近而误删，或“因”字即“困”字之讹。

5. 卷53《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页2019）

按：“何置田宅必居穷处”句，《汉书》卷39《萧何曹参传》作“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置”作“买”，多一“僻”字，各本同，而伯2973B残卷“买”上多一“置”字，“僻”作“僻”。考《汉纪》卷5《孝惠皇帝纪》叙此作“何买田宅必居穷僻处”，《资治通鉴》卷12《汉纪四》叙此作“何置田宅必居穷僻处”，前者“买”字与《汉书》同，后者“置”字与《史记》同，两“僻”字则与残卷合。按载籍中屡见“置田宅”、“买田宅”、“置买田宅”等连文，例多不赘，故此处作“置”、“买”或“置买”，义皆可通。而僻、僻二字乃古今字。师古曰：“僻读曰僻。僻，隐也。”盖师古所见本即作“僻”。《汉书》喜用

① 按：“景祐本”系沿用旧称。该版本经赵万里等专家考订，定为北宋刻递修本，理由详见赵万里主编《中国版刻图录》等。《中华再造善本》收入时即题作“北宋刻递修本”。

② 按：宋祁校语首载《汉书》南宋庆元本，其后蔡琪本、白鹭洲书院本、殿本等亦详录之，校勘价值极高。

古字，故当以作“辟”义胜。残卷作“僻”字，与传世敦煌抄本好用今字、通假字或俗字的风格正相符合。而《史记》作“穷处”，文义晦涩，疑有脱漏，可据此残卷等校补。

6. 卷 53《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闾阎、散宜生等争烈矣。（页 2020）

按：群臣，《汉书》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补注本等皆与《史记》同，而伯2973B残卷与景祐本、大德本、汪文盛本等皆作“群后”。按作“群臣”或“群后”虽皆可通，但从上下文意来看，则以作“群后”于义为长。“群后”指众诸侯，《汉书》卷73《韦贤传》有“庶尹群后，靡扶靡卫，五服崩离，宗周以队”云云，师古曰：“庶尹，众官之长也。群后，诸侯也。”而“群臣”则指众臣子，其中当有未封侯者。考高祖以萧何“功第一”，故得先封侯，位在众诸侯之上，此即所谓“位冠群后”也。又，载籍屡见“位冠群后”连文，而鲜见“位冠群臣”连文。如：《太平御览》卷562引干宝《晋纪》云：“四月，太尉鲁公贾冲薨。……及议谥，博士秦秀曰：‘冲位冠群后，惟民之望而悖礼溺情，以乱会伦。案谥法：昏乱纪度曰“荒”，冲宜谥“荒”。’上弗从，赐谥曰“武”。”又《梁书》卷1《武帝本纪》云：“相国位冠群后，任总百司，恒典彝数，宜与事革。”《南史》卷6同。又《周书》卷19《达奚武传》云：“或谓武曰：‘公位冠群后，功名盖世，出入仪卫，须称具瞻，何轻率若是？’”《北史》卷65亦同，皆其证。据此，颇疑《史》、《汉》通行本之“群臣”二字乃后人所妄改。

7. 卷 89《张耳陈馥列传》：汉七年，高祖从平城过赵，赵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礼甚卑，有子婿礼。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页 2583）

按：礼甚卑，《汉书》卷 32《张耳陈馥传》作“体甚卑”。按体、礼二字繁体（體、禮）形近易讹，或谓此“体”乃“礼”之误，实非。细玩文意，“体卑”即卑躬之义，赵王卑躬屈膝与高祖“箕踞”骂詈适成对比，皆为体态动作。若作“礼甚卑”，则与“有子婿礼”句语意重复，故班固改“礼”为“体”未必有误。《资治通鉴》卷 11《汉纪三》叙此作“赵王敖执子婿礼甚卑”，仅用一“礼”字，盖亦为避《史记》两“礼”字重复之嫌。

8. 卷 92《淮阴侯列传》：八月，汉王举兵东出陈仓，定三秦。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

败散而还。（页 2613）

按：“合齐、赵共击楚”句，《汉书》卷 34《韩彭英卢吴传》作“令齐、赵共击楚彭城”。王先谦《汉书补注》云：“王念孙曰：‘令，当依《史记》作“合”，谓汉与齐、赵合而共击楚也。先谦曰：《西汉年纪·考异》云：‘楚方击齐于城阳，齐安得助汉入彭城？意“齐”字后人妄加耳。’先谦案：《史记》作‘合齐、赵共击楚，四月至彭城，汉兵败散’，各为一事，未尝不合；若击楚彭城，则齐不与，是班氏改并《史记》偶未及检处。”^①按王益之说是。考之史实，此处《史》《汉》二书皆有讹误。若“令”字为“合”字形近之误，则其下“彭城”二字当衍，而“汉兵败散而还”句亦无根，王念孙说未确。史载汉王二年“劫五诸侯兵”，遂有楚汉彭城之战。按“五诸侯”之说，据颜注及《补注》所引凡 9 说，此外又有梁玉绳、赵绍祖等不同说法。上文所载魏、河南、韩、殷四者皆无疑；齐尝与汉共抗楚，却未助汉入彭城，故齐当不在“五诸侯”之列。其时常山王张耳兵败归汉，手下无兵，亦非“五诸侯”之一；而是时陈馥遣兵助汉，兼“赵”为“五”耳。据此，则此“齐”字当为衍文。

9. 卷 99《刘敬叔孙通列传》“方今樱桃熟，可献”《索隐》：“案：《吕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寝庙’。”（页 2726）

按：此《史记索隐》所引《吕氏春秋》之文出自该书《仲夏记》，“仲春”当是“仲夏”之误。含桃即樱桃，成熟于初夏，此处正文云“方今樱桃孰”，可见已非仲春之月。考《礼记·月令》云：“仲夏之月……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雉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通典》卷 49、《艺文类聚》卷 3、卷 86、《齐民要术》卷 4 等引《礼记》皆作“仲夏”，是其证。又《淮南子》卷 5《时则训》叙此“羞以含桃先薦寝庙”之事亦在“仲夏之月”，可为旁证。点校本失校。

10. 卷 106《吴王濞列传》“卒践更”《正义》曰：“践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是为卒更。贫者欲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为践更。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月，亦各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给戍者，是为过更。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后改为谪，乃戍边一岁。”（页 2824）

①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33 页。

按：此《史记正义》所云“更有三品”以下一段文字实为引《汉书》如淳注，同书卷124《游侠列传·郭解传》《集解》亦引之（页3186—3187）。考此如注，《汉书》卷7《昭帝纪》颜师古注、《后汉书》卷2《明帝纪》李贤注、《文献通考》卷10《户口考一》注、卷150《兵考二》、杨侃《两汉博闻》卷3等皆引之，互有异文，可资参校。如“是为”，《汉书》作“是谓”，“为”、“谓”二字古时通用。又，“亦各为更”，诸书所引皆作“亦名为更”，见此“各”字乃“名”字形近之误，其下“所谓”正承上“名”而言。又，“后改为谪，乃戍边一岁”句，《汉书》、《文献通考》等作“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改易”者乃“更”法，文意明白，于义为长，疑《史记正义》所引有脱误。

又按：“古者正卒无常人”句，“人”字当属下与“皆当迭为之”连读，否则便有歧义。原文是说担任“正卒”（师古曰：“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者没有固定对象，人人皆当轮流为之，下文“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可为证。

11. 卷107《魏其武安侯列传》：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集解》：“苏林曰：‘二人相倚，引绳直之，意批根宾客也。弃之者，不与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绳以持弹。’”《索隐》：“案：刘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绳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结反。批者，排也。《汉书》作‘排’。排根者，苏林云‘宾客去之者不与通也’。孟康云‘音根格，谓引绳排弹其根格，平生慕婴交而弃者令不得通也。小颜根音痕，格音下各反。谓引绳，排弹绳根括以退之者也。’持弹，案《汉书》本作‘扞弹’，音普耕反。”（页2847）

按：以上《史记集解》与《史记索隐》所引苏林、孟康等注，与《汉书》卷52《窦田灌韩传》颜师古注所引略异，各本互有脱误，异文较多，可资参校。细味文意，注文“弃之”当作“去之”。考景祐本（百衲本）、元彭寅翁崇道精舍刻本等与《汉书》各本所引苏林注皆作“去之”，《索隐》所引亦作“去之”，明苏林所见本即作“去之”。按“弃”、“去”二字义近，此处苏林注乃以“去”释“弃”，意谓宾客先慕窦婴名而来，待见其失势，则又弃之而“去”（离开），文意明白。《汉书》卷55《卫青霍去病传》云：“自是后，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贵。青故人门下多去，事去病，辄得官爵，唯独任安不肯去。”即其比。而殿本、局本等作“弃之”，当系后人据正文妄改，遂至版刻相乱。究其致误之因，盖缘“宾客”

二字下衍“也”字，致使“去之者”三字无根；后人不晓，误以“不与交通”四字乃为注解“弃之”二字而设，遂据正文改“去之”为“弃之”以求一致。事实上，“不与交通”的主语是婴、夫二人，非宾客也。

又按：苏林注“引绳直之意批根”六字当作一句连读，点校本腰斩之，不知所云，明显误标。如上所考，“不与交通”的主语是婴、夫二人，故“宾客”下“也”字亦当移至“交通”二字后，与颜注所引相合。此注宜校改为：二人相倚，引绳直之意批根（也）。宾客（弃）[去]之者，不与交通[也]。

又按：原标点将“小颜根音痕”至“排弹绳根括以退之者也”一段皆统入“孟康云”下，变成孟康注语，大误。按孟康乃三国时魏国人，如何能言及“小颜（师古）”与“骊（裴骀）”？故当于“令不得通也”后引断，其下当为裴骀注文无疑。

12. 卷120《汲黯列传》：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页3105）

按：弘大体，《汉书》卷50作“引大体”。考凌稚隆《汉书评林》云：“隆案：《史记》‘弘大体’，《汉书》改‘弘’为‘引’，是。”梁玉绳《史记志疑》卷35引凌稚隆说，盖亦以作“引”为是。而王先谦《补注》云：“引，《史记》作‘弘’，疑形近致误。”按王说未确，《通鉴》卷17、《太平御览》卷241、《册府元龟》卷622等引皆作“引大体”。考之典籍，屡见“引大体”、“持大体”之文，而鲜见“弘大体”之文。按“大体”指有关大局的道理，而“弘”有“大”、“光大”等义，与“大体”义复，亦与“无为”相矛盾；引、持则义近，乃取用、执持之义，此处“引大体”意谓汲黯处事皆从大处着眼、从把握大局的原则出发，正与“务在无为”、“不拘文法”相应。《宋史》卷337《范镇传》云：“镇独务引大体，非关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则阔略不言。”即其比。按《史》《汉》二书爰盎本传皆有“盎常引大体慷慨”云云，而此处下文云黯“常慕傅柏、爰盎为人”，既慕之，则学之，明此亦当作“引大体”无疑。今人犹有“做事要顾大局、识大体”之语，盖即从“引大体”发展而来。

（责任编辑：黄云鹤）

《史记》彭寅翁本异文辨正

吴新江

《史记》元刻彭寅翁本，系现存两种最早《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一，安平秋先生于其所撰“《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元版汉籍影印丛书》《史记》影印说明”一文中明确指出：“这部彭寅翁本《史记》在版本研究和学术研究上具有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价值。”^①具体而言，其价值主要表现于其保存有区别于现有中华书局点校本之大量异文。不难发现，此类异文可谓俯拾即是，但鱼龙混杂，并非所有异文均有参考价值，必须审慎鉴别，披沙简金，庶可为中华书局点校本全面修订借鉴。兹刺取彭本文字之异于今本者十九事，稍附考论，以备方家及同好之批评。

彭本与中华本文字之异同优劣，实有多端。笔者既撰《〈史记〉彭寅翁本校异类例》小文^②，粗分二类，略言其长矣。本文所举 19 事，概从史文先后，不复分类。行文中“中华本”或称“今本”，“彭本”或称“此本”；引文各括注页码，彭本更以后附“a、b”字样区别原本之前后半页（如“52a”即影印本 52 页之前半页），俾便覆案；彭本又酌加简单句读，以便阅读。

1. 《五帝本纪第一》，《集解》：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余者悉是 注解，并集众家义。《索隐》……《正义》……（页 1）

彭本：《五帝本纪第一》，凡是徐氏义，称徐姓名以别之。余者悉是 驷注解，并集众家义。《索隐》……《正义》……（页 52a）

按：彭本合刻三家注，于裴驷《集解》之前无“集解”字。不但此处如此，全书皆一概不标，可谓体例一致。此在学理上，盖以裴驷《集解》为《史记》注释之源头，为读者共知之事实，固无须特别标明；在形式上，此本当视《集解》与史公正文为一体，注释自以《集解》为中心，而以《索隐》、《正义》相附益，既已标明《索隐》、《正义》，则非彼即此，并无发生混淆或导致误解之虞，《集解》内容固

不言自明，毋庸特为标示^③。要之，此“集解”一语，本非三家注旧本所有；此本无之，诚得其当。究系在何时为何人所增入，则尚难确定^④。今为揭出，以备理董《史记》之方家别择。

2. 《五帝本纪第一》“黄帝者”，《索隐》：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页 2）又：“姓公孙，名曰轩辕”，《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页 2）

彭本：黄帝者，《索隐》：注号有熊者，以其本是有熊国君之子故也。都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页 52b）又：姓公孙，名曰轩辕，《索隐》：案皇甫谧云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是本姓公孙，长居姬水，因改姓姬。（页 53a）

按：此文“黄帝者”下《索隐》，无“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诸文，或出删略；而据水泽氏《校补》云：“‘金陵’同，各本无‘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九字。”^⑤然则此处与今本之异文，不独彭本为然。今虽不能遽指今本此处“亦号轩辕氏皇甫谧云居”之文为其所据之金陵书局本擅增，但各本之简略必有所受，至少亦不能简单视为刊本之删削。元刻彭本作为《史记》三家注合刻本之较早版本之一，其形式上之特点，不容率尔忽视，亦不应轻易抹杀。又可言者，据目前考察所知，彭本凡遇《索隐》、《正义》与《集解》文字之重复处，率多加以删削或修改，俾文字简洁而表达清晰^⑥；假使此处于“黄帝者……姓公孙名曰轩辕”一句之中而《索隐》必两引皇甫谧一家之说，此本亦必略后而详前，无容于开篇即前后重出使其行文累赘如此，何况《索隐》尚未必果有重复称引之事耶。然则，今本之有重复文字现象，或由金陵书局本整理者据“姓公孙名曰

③ 此或有商业上之考虑，全书省略“集解”字，亦颇可省写刻之费。

④ 按：无疑，有“集解”字标示之长在于使三家注眉目清楚，其短则在于平视三家，或因此而丧失旧本区别三家之微意。日本泷川资言撰《史记会注考证》本亦均标示“集解”，与今本同；而水泽利忠所作《校补》亦未予关注，盖以但关形式，不涉内容，遂置不论耳。《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影印。

⑤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 18 页。

⑥ 可参考张兴吉《元刻〈史记〉彭寅翁本研究》（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笔者将另撰文对此情况稍加考索，兹姑不赘。

① 语见该影印本卷首。线装书局，2002 年。

② 刊《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第 27 页。

收稿日期：2009-10-20

作者简介：吴新江（1965—），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古典文献学。

轩辕”下《索隐》所引“皇甫谧云”而增入，并非小司马之旧貌。

又按：今本之“居”字，此本作“都”；《校补》云：“各本‘居’字作‘都’。”^①二者表达居留之义似无区别，但表达效果仍有优劣之较，有待于继续讨论。以笔者所见，彭本及各本之作“都轩辕之丘”，似较今本为义长。盖古帝王之得氏，必与其“称”帝有关，既称曰“帝”，则名所居之地方曰“都”、名所居之行为曰“都”，均属理所当然；相对而言，“居”字则泛泛不切，不如此本。颇疑司马贞之释此文也，首则明言黄帝“都”于轩辕，继则别引皇甫谧说“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云云；果尔，则二者足可两存，彼此既不重复亦无矛盾。抑有进者，若谓小司马原文必作“都”字、而指金陵本之作“居”字为由擅改所致，似无可不可。又据《校补》所说，“姓公孙，名曰轩辕”下《索隐》所引皇甫谧云“黄帝……居轩辕之丘”中之“居”字，有“中统、游”两本作“都”，则必系反据小司马之说而回改，均不足取；而且，此可为小司马质言“都”为是而今本《索隐》两引皇甫谧为非之左证。

3. 《史记 秦始皇本纪第六》：三十二年，始皇刻辞碣石，有云：“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復无罪，庶心咸服。”《集解》：徐广曰：“復一作優。”（页252）

彭本：武殄暴逆，文復无罪。徐广曰：復一作憂。（页203a）

按：据《校补》，此本之外，尚有“中统、游”等本亦作“憂”。就文义而言，優者，犹今言优待也，例如《汉书》卷66《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车千秋》：“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殿中。”^②《后汉书》卷42《光武十王列传·东平宪王苍》：“昔萧相国加以不名，優忠贤也。”^③均其比。“文”殆即儒家所言“文德”之“文”，教化也，恰与“武”殊两悉称。所谓“武殄暴逆，文優无罪”，殆即用武力消灭暴逆之人，用教化优容无罪之人，文自可通^④。自刻辞宣扬文治武功之主观意图而言，无论内容或形式，无不切合。苟作“復”字，其文窒碍。盖“復”者，复除，《正义》云：“復音福。言秦以武力能殄息暴逆，以文训道令无罪失，故复

除之。”所说亦通，但“以文训道令无罪失，故复除之”云云，未免增字为释；又可疑者，复除之礼，古多施于帝王故里及其它有功当代之地区，若谓被征讨范围内之百姓其无罪者乃径获复除，秦法恐无此宽大；若谓以法令稍加优抚，使“庶心咸服”，方于事理可安。是“優”、“復”二字虽义各有当，而彼此形近，可以互讹，知必有一误；至此本之“憂”字，自系“優”之误文或坏字。据《集解》之说，则其中互讹由来已久；若据《正义》复除之解，则无论其得当与否，张守节所见之本必作“復”无疑；若据此本及其它相关各本之文，则一作“優”之本，或仍古本之旧，有待发覆。

4.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⑤：太史公曰引“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裔。”《集解》：应劭曰：“封爵之誓，国家欲使功臣传祚无穷。带，衣带也；厉，砥石也。河当何时如衣带，山当何时如厉石，言如带厉，国乃绝耳。”（页877）

彭本：使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宁，爰及苗襲。（页543a）

按：彭本无此条《集解》。据《校补》，知“庆、彭、凌”三本同“无此注四十七字”^⑥。循理而论，裴氏《集解》为《史记》注释之开端，各本均无不十分重视，而此处宋元二本及凌本何以无之，殊难索解，或刊刻之时偶有脱略耳。存此待质。

又按：此本“襲”字，乃古俗体。《校补》云，“庆”本同；又引张氏《札记》云：“蔡本王本并作襲，与《字类》引合，《集韵》亦载此字，盖相承俗字也。”^⑦张说甚谛。

5.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大事记”汉高帝六年格“尊太公为太上皇”，《索隐》：名执嘉，一名瑞。（页1120）

彭本：尊太公为太上皇。（页688b）

按：彭本无此条《集解》。据《校补》，别有“耿、庆、凌、殿”四本与此本同^⑧。岂以其乃属想当然之文，不足凭信而径予删削欤？

6. 《礼书第一》，“《索隐》：书者，五经六籍总名也。此之八书，记国家大体。班氏谓之志。志，记也。”（页1157）

彭本：《索隐》：……志，亦记也。（页708a）

①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8页。

② 中华书局，1964年重印本，第2886页。

③ 中华书局，1973年重印本，第1439页。

④ 按：此“文”字，亦可作史文所言“文法”、“文无害”之“文”解，即法令也。

⑤ 按：此表标目，彭本无“者”字，误。

⑥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575页。

⑦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575页。

⑧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665页。

按：循彭本处理《索隐》、《正义》之例，宜本有而删略，不应本无而虚增，则“志，亦记也”之“亦”，断非彭本擅加；且据《校补》，别有“耿、庆、中统、凌、殿”五本与此本同有“亦”字^①，则此字实为原有，今本似应据补。

7.《礼书第一》“函及士大夫”，《集解》：音舍。《索隐》：咱音舍。含谓包容。……邹诞生音啖徒滥反，意义亦通，但不见古文，各以意为音耳。今按：《大戴礼》作“导及士大夫”，导亦通也。今此为“咱”者，当以导与蹈同，后“足”字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穿凿也。（页1168）

彭本：函及士大夫，《索隐》：今此为咱者，当以导与蹈同，后足字失止，唯有口存，故使解者得以穿凿而用也。（页714b）

按：今本“故使解者穿凿也”语，此本作“故使解者得以穿凿而用也”。据《校补》，别有“耿、庆、中统、凌、殿”五本与此本同^②。若谓此六本皆无端增入貌似无关紧要之文字，实不可信；其实此文例同上条，以情理度之，不应本无而反添蛇足，然则此本所原有，今本亦应据补。所谓“故使解者得以穿凿而用也”，盖谓所以使得解释者能够借此而发挥其穿凿附会的本领，说自较“故使解者穿凿也”为准确而明晰。

又，今本《索隐》在“函”字下，此本则在句末，关乎被注释对象下如何安排注释文字之不同形式（体例），附此一说。

8.《乐书第二》“奋至德之光”，《索隐》：孙炎曰：“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动四气之和”，《索隐》：孙炎曰：“四气之和，四时之化。”“以著万物之理。”《集解》：孙炎曰：“奋，发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气之和，四时之化也。著犹诚也。”（页1211）

彭本：奋至德之光，动四气之和，以著万物之理。孙炎曰：奋，发也。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气之和，四时之化也。著犹诚也。（页744a）

按：此本无《索隐》引孙炎说“至德之光，天地之道也”、“四气之和，四时之化”两条。《校补》云，“耿、庆、中统、彭、凌、殿”诸本同，水泽氏案语云“盖合刻者所削乎”^③；其说至确。推而言之，苟《索隐》旧本原有所引孙炎之说而为合刻者所删削，则显系因其与下文《集解》文字重复之故，

符合彭本处理三家注之一般原则。至《索隐》究有此两条与否虽尚不得而知，但在注解及阅读两端均无重复之必要，自以此本及其同类诸本之无为较合乎合刻本之体例，应可为今日整理本处理三家注文所取法。

9.《封禅书第六》“于是上使使治庙汾阴南，临河，欲祠出周鼎”，《集解》：后三十七年，鼎出汾阴。（页1383）

彭本：是后三十七年，鼎出汾阴。（页852b）

按：此本有“是”字，指称明确而语气完具。据《校补》，别有“蜀、耿、庆、中统、毛、凌、殿”六本与此本同^④，今本应据补。

10.《河渠书第七》“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集解》：如淳曰：“树竹塞水决之口，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音建。”《索隐》：“楗音其免反。楗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也。”（页1413）

彭本：如淳曰：树竹塞之决之曰，稍稍布插接树之，水稍弱，补令密，谓之楗。以草塞其里，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为之。《索隐》楗音其免反。楗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页875a）

按：据《校补》，此本及“景、井、蜀、绍、耿、庆”诸本均无“音建”二字^⑤。然则今本之有“音建”者，不知何所依据。“音建”二字苟系上列诸本所删略，则必以注音浅俗而《索隐》有注音“楗音其免反”一语可据之故^⑥。今本似宜从删。又，此本“树竹塞之决之曰”必为“树竹塞水决之口”之误，则此本文字刊刻粗疏之明证耳。

又按：据《校补》，别有“景、井、蜀、绍、耿、庆”等众本与此本同，均作“稍下竹及土石者也”，较今本多一“者”字^⑦。所谓“楗者，树于水中，稍下竹及土石者也”，此系释用以堵塞决口之设备，谓“楗”乃立于水中、用以固定或至少阻挡土石之件，明指事物而非指行为，故此本及诸本之有“者”字为合乎句法，今本应可据补。

11.《河渠书第七》天子临河决作歌，其一有云“延道弛兮离常流”，《集解》：徐广曰……驷按：晋灼曰“言河道皆弛坏也”。《索隐》言河之决，

①《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677页。

②《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679页。

③《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707页。

④《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811页。

⑤《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823页。

⑥按：非三家注合刻本则无藉助于《索隐》之便利，而亦不于《集解》之末注音，此尤可为旧本无“音建”二字之证。

⑦《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823页。

由其源道延长弛溢，故使其道皆离常流。故晋灼云“言河道皆弛坏”。（页1413）

彭本：徐广曰……驷按：晋灼曰言河道皆弛坏也。《索隐》言河之决，由其源道延长弛溢，故使其道皆离常流。（页875b）

按：据《校补》，“耿、庆、中统、凌、殿”五本与此本同，均无《索隐》“故晋灼云言河道皆弛坏”十字^①。水泽氏云：“按合刻者嫌复《集解》而削。”其说至确。然则，今本既为三家注本，似宜据彭本及诸本而删削重复之文。

12.《河渠书第七》天子临河决作歌，其一又有云“零长菱兮沈美玉”，《集解》：如淳曰……瓚曰：“竹苇緺谓之菱，下所以引致土石者也。”《索隐》：“零音己免反。菱音交，竹苇緺也。一作‘菱’，音废，邹氏又音緺也。”（页1413）

彭本：如淳曰……瓚曰……《索隐》：零音己免反。菱一作菱，音废，邹氏又音緺也。（页876a）

按：据《校补》，别有“耿、庆、中统、凌、殿”五本与此本同，均无《索隐》“音交竹苇緺也”六字^②。盖此条与前条同例。以其与《集解》臣瓚说“竹苇緺谓之菱”重复而“音交”复注音浅俗，遂加刊落。疑此种不重复者为三家注合刻本之初貌，今本之有者或系据旧《索隐》本增入；孰优孰劣，尚待寻讨。

13.《平准书第八》“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索隐》：按：说文云“漕，水转谷也”。一云车运曰转，水运曰漕也。（页1423）

彭本：卫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页877a）

按：今本此条《索隐》，此本无之。《校补》云：“耿、庆、中统、彭、凌、殿（诸本）无此注二十字。”^③五本与此本同。究系此本及相关各本有意删略抑无意脱落，不得而知。若就理解而言，“漕”固极其普通之常用词，无论音义均无烦注释；但就保存《索隐》之旧貌及保存古代文献资料计，则有之为当，今本是也。

14.《赵世家第十三》“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索隐》：《穆天子传》曰：“穆王与西王母觴于瑶池之上，作歌。”是乐而忘归也。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

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页1779）

彭本：《索隐》：……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据乎？（页1156b）

按：今本《索隐》“或曰地名……有何见乎”，此本作“或曰地名……有何据乎”。所谓“谯周不信此事”者，谓其不信《穆天子传》之说也，而别举“代俗”有“东王公、西王母”之语为解；所谓“或曰地名，在西域”者，谓别有云西王母为池沼之名、其地在西域者也；但小司马不能定其是非，遂云未知有何依据也^④。然则，似以此本及“耿、庆、凌、游、殿”诸本之作“有何据乎”义长^⑤。

15.《赵世家第十三》：“公孙支书而藏之。”（页1787）

彭本：公孙支书而藏之，《索隐》：藏一作籍。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也。（页1122a）

按：此本有《索隐》一条。既出异文云“藏一作籍”^⑥，继释“籍”之义，即以为一本或是。凡此云云，皆于注释之体有当。《校补》云：“耿、庆、彭、凌、游、殿（诸本）此句之下有索隐曰藏一作籍籍录也谓当时即记录书之于籍也三十一字。”^⑦今本无此条《索隐》，应据补。

16.《魏世家第十四》“毕万……生武子”，《索隐》：《左传》武子名犇。《系本》云“毕万生芒季，芒季生武仲州”。州与犇声相近，字因以异，代亦不同。（页1836）

彭本：州与犇声相近，字异耳，代亦不同。（页1156b）

按：今本《索隐》“字异耳”，此本作“字因以异”。考“字异耳”殆为《索隐》之术语，或作“古今字异耳”，例如《五帝本纪》“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集解》：“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张晏曰：‘涿鹿在上谷。’”《索隐》：“或作‘涿鹿’，古今字异耳。”又如《李斯列传》“（赵高）杀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砒死于杜”，《集解》：“《史记音隐》曰：

① 同上。

② 同上。

③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837页。

④ 按：“有何见（据）乎”，盖小司马所云，似不应如今本标点之纳入引号视为谯周之语。

⑤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085页。

⑥ 按：《扁鹊仓公列传》记此事（页2787），亦作“藏”，其下无《索隐》，此本（页1832a）同。但此世家“公孙支书而藏之，秦谿于是出矣”，彼传则作“公孙支书而藏之，秦策于是出”，则在史公或无妨事同而文不同也。

⑦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087页。

砒音贮格反。”《索隐》：“砒音宅，与‘磔’同，古今字异耳。磔谓裂其支体而杀之。”或作“声相近字异耳”，例如《刺客列传》“曹沫者，鲁人也”^①，《索隐》：“沫音亡葛反。《左传》、《穀梁》并作‘曹刳’，然则沫宜音刳，沫刳声相近而字异耳^②。此作‘曹沫’，事约《公羊》为说，然彼无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与本条同。“字因以异”之说，今本无之，足见小司马体例之统一。但所可言者，“字因以异”与“字异耳”所言，貌似相类，实有差别：后者仅述事实，明其然；后者则兼说成因，明其所以然，所蕴较前者为多，自有其长处。且据《校补》之说，尚有“耿、庆、凌、游、殿”五本与此本同^③，可见其必有所因，则彼此之是非尚待考索，不容轻判优劣焉。

17.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驹子）适赵，平原君侧行撤席”，《索隐》云：按《字林》曰“撤音疋结反”。韦昭曰“敷蔑反”。张揖《三苍训诂》云“撤，拂也。谓侧而行，以衣撤席为敬，不敢正坐当宾主之礼也”。（页2345）

彭本：平原君侧行撤席。《索隐》云：按字林曰，撤音疋结反。韦昭曰，敷蔑反。张揖三苍训诂云，撤，拂也。谓侧行而以衣撤席为敬，不敢正坐当宾主之礼也。（页1510b）

按：《索隐》并就“撤”字为说，无论此本或今本，并无一言及于“撤”字者，是此本作“撤”为当，而据《校补》云：“撤，景、井、蜀、绍、衲、毛、金陵（诸本作）撤。”^④则此本之作“撤”字，盖仍其旧，可谓弥足珍贵，今本应据以校正。

又按：今本“谓侧而行，以衣撤席为敬”，此本作“谓侧行而以衣撤席为敬”，据《校补》，“庆、中统、彭、凌、殿”五本并同^⑤。“侧而行”，不成文义；“侧行”则既切原文，复合文法，今本似宜从而乙正。又，“谓侧行而以衣撤席为敬，不敢正坐当宾主之礼也”，显系小司马于引述诸家之义之后总释史公“平原君侧行撤席”一语之意，于注释体例允合，知必非张揖《三苍训诂》“撤”字下释义文字所

有；今本以之纳入引号内，误。附此一说。

18.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婴卒，谥为靖郭君”，《索隐》：按：谓死后别号之曰“靖郭”耳……（页2353）

彭本：谥为靖郭君者，谓死后别号之曰靖郭耳……（页1518b）

按：此处《索隐》文字，此本繁于今本，与其好删改三家注文字之常例不合，殊为可怪。但“谥为靖郭君”下有“者”字，则明非写刻之时所误重原文，当系《索隐》原有。又据《校补》，知“庆、中统、彭、凌、殿”本同^⑥。唯何以此本不省而今本反予删略，诚不可解，兹为揭出待质。

19. 《信陵君列传第十七》“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索隐》：按：谯周作“探得赵王阴事”。（页2377）

彭本：臣之客有能探得赵王阴事者……（页1538b）

按：今本“深得”，此本作“探得”。据《校补》，知“探，景、井、蜀、绍、耿、庆、中统、彭、毛、凌”诸本并同^⑦。考探，探测、探求之义，《春秋穀梁传》卷1《隐公元年》有云：“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⑧《商君书·禁使》云：“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⑨均其证。就文义而言，今本之“深得”似是而非，自以谯周及此本之作“探得”为优，所谓“探得”，犹今言“打听到、侦察到”，正合刺探“阴事”之情理。但今本《索隐》既按云“谯周作‘探得赵王阴事’”，是小司马所见之本必作“深得”无疑。然则此本不作“深得”且无“谯周作‘探得赵王阴事’”一条者，或因其所本之正文即作“探得”而恰与谯周符合，则必弃该条《索隐》遂致不存；或即据谯周及文义以回改其所本之正文，则亦必隐该条《索隐》而使不彰；究竟如何，尚未易遽言，有待考索。

（责任编辑：黄云鹤）

① 中华书局本，第2515页。

② 按：与“刳”（《广韵》居卫切）“声相近之字应作‘沫’”（《集韵》呼内切），非飞沫之“沫”。或由古写刻文字，“未”“末”二字形近，而今本及其祖本未加分别所致。所可注意者，此传泂川《会注考证》作“沫”，而水泽《校补》则已作“沫”，彼此不一，若非排校之误，则大堪玩味也。

③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110页。

④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435页。

⑤ 同上。

⑥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445页。按：《校补》谓四本作“按谓”，而“中统本无‘按’字”，误，其实此本亦无。

⑦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第1460页。

⑧ 《十三经注疏》本，第2365页。

⑨ 高亨撰《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第173页。